

## 第一回 奥列格称王伐掠 伊戈尔索贡巡行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古今多少事 皆付笑谈中。

话说 1000 年以前，在拜占廷史书中，已经见到了关于罗斯人、罗瑟人、洛斯人的记载。这就是现在俄罗斯人的祖先。他们是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日耳曼部落——诺曼人。这些人经常沿着当时东斯拉夫人称之为“瓦良格人之路”的商路进行活动，带着珍贵的野兽毛皮——狐皮、貂皮和银鼠皮以及“活的商品”——奴隶，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经芬兰湾、涅瓦河、拉多加湖、伊尔门湖、洛瓦梯河、索日河、第聂伯河经黑海到达拜占廷首府君士坦丁堡换成纺织品、香料和钱币之后再原途返回。“瓦良格”原意是商人，瓦良格人之路即商人之路，在东斯拉夫人眼里这些诺曼人是以商为业。路途的艰辛，把这干人磨炼得身体强悍，性格豪放。有时还要对沿途的东斯拉夫人部落袭击劫掠。当时，东斯拉夫人沿“瓦良格人之路”，已经建立了许多设防居民点，这些居民点后来就逐渐变成了早期的城市，成了部落公国的军事政治中心。比较出名的有诺夫哥

罗德、斯摩棱斯克、柳别奇和基辅。

这些部落公国各自为政，彼此仇视，瓦良格人便乘虚而入。公元 8 世纪初年，瓦良格人大规模的武装商队，已进抵西德维纳河口，其中一部分还深入到奥卡河盆地，他们强迫那里的东斯拉夫人交纳贡物。862 年诺夫哥罗德贵族因发生内乱向瓦良格人求援。当时在城外屯兵扎寨的瓦良格人酋长留里克见此良机立即率领大队亲兵和两位兄弟杀将进去，平息叛乱后顺势夺取了诺夫哥罗德王公的权力，建立了瓦良格人的留里克王朝。弟弟西涅乌斯驻守白湖；特鲁沃尔驻扎伊兹鲍尔斯克，向被征服的东斯拉夫人索取贡物、搜刮财物。古罗斯国家便从此开始了。失去政权的东斯拉夫人贵族集团对留里克的横征暴敛心怀不满。一日，在瓦丁姆的领导下，掀起了反对留里克王朝的暴动，诺夫哥罗德的居民广为响应，群起而攻之。暴动愈演愈烈，留里克立即派人告诉两位兄弟，西涅乌斯和特鲁沃尔闻讯，连夜带领亲兵，马不停蹄赶到诺夫哥罗德，贵族们见援兵已到，自知不是对手，便缴械投降。瓦丁姆及一些起义者被凌迟处死，一部分诺夫哥罗德的居民则逃往基辅。当时的基辅王公也换成了瓦良格人，一个叫作奥斯科尔德，一个名为迪尔。他们也像留里克兄弟一样，凭借亲兵队的武装力量夺取基辅政权，形成了最早的基辅国家。基辅对诺夫哥罗德亡命者的收留，引起了留里克的忌恨，伺机南下征服之。然而此事未能如愿以偿，他便患急症撒手人世。儿子伊戈尔年幼，无法担当此任，亲属奥列格便以摄政王身份执掌政权。奥列格上任伊始，便与手下人商议国事。谋士们认为诺夫哥罗德一城虽很重要，但地势偏北，不利于与拜占廷和东方国家进行商业往来。又气候偏冷，冰冻时间太长，水路运输受到制约，不如继承留里克遗志，率军沿“瓦良格人之路”南下，占领基辅后再寻求发展。奥列格听从建议，率众首先占领了第聂伯河上游的斯摩棱斯克和柳别奇，然后乘船来到基辅城外。他知道，基

辅占有天时地利 强攻不如智取。于是 命令士兵们隐蔽在船舱内，然后派人去见奥斯科尔德和迪尔两人，谎称一些从诺夫哥罗德城来的商人，是他们的同乡，想请他们到城外见见面。奥斯科尔德和迪尔不知是计，心想 这正是同乡面前炫耀的好机会 便带了几个随从来到城下 见并无人在此等候 正欲发作 忽听一声哨响 众士兵从船舱中纷纷跃出，瞬间将他们团团围住。奥斯科尔德和迪尔方知中计。奥列格在亲兵的簇拥下来到了两位基辅统治者面前说道：“你们不是王公 也不是王公的亲属，”说着用手一指伊戈尔德：“他是留里克之子 他才是王公 我才是王公的亲属。”说罢 便命令士兵将奥斯科尔德和迪尔杀死，埋在山上。从此以后，奥列格就把首都从诺夫哥罗德迁到了基辅 冠以“俄罗斯诸城之母”之称。

随后，奥列格继续对周围部落用兵。先后征服了斯洛温人、克里维奇人、德列弗利安人、谢维利安人和拉迪米奇人等部落，强迫他们纳贡。为了镇压被征服部落的反抗，奥列格下令在地势险要处修筑堡垒。规定诺夫哥罗德人每年须交纳 300个格里夫纳（古罗斯货币单位 约重一磅的银锭或金锭）以供养大批的亲兵。北方的一些非斯拉夫人部落，如麦里亚人、维西人、楚德人等也先后臣服于奥列格的政权之下。基辅罗斯逐渐变成了一个包括多种民族的早期封建国家。它的疆界东起喀尔巴阡山，西迄顿河，北达波罗的海南岸，南抵黑海北岸。公元 10世纪时，已辖土 100万平方公里，人口 500万。

瓦良格人虽以商为业，然而他们认为征战同样也是积累财富的手段。于是遇强则商、逢弱便抢。如今“瓦良格人之路”的重要据点，特别是南北两个重要城市：诺夫哥罗德和基辅已经牢牢控制在奥列格及其亲信的手中。商路畅通无阻。每年春天来临，商人们就把征收来的貂皮、蜂蜜、蜂蜡和带镣铐的男女奴隶装上船，由亲兵护航 以防草原游牧民族袭击。沿第聂伯河南下 直达拜占廷。在

君士坦丁堡设有专为瓦良格人出售奴隶的广场。年轻貌美的女奴是东方商人抢手的“商品”，富有者多买回作侍妾而肯出高价向他们定购。瓦良格人在那里可换回金银项链，丝织衣物以及精致兵器。

拜占廷的富有和奢华生活，刺激了瓦良格人的贪欲。奥列格耐不住手下人的怂恿，在 907 年扬锚起航，率八万八千大军，日夜兼程，向拜占廷进发。到达黑海，大军休整数日之后，便将两千艘船舶装上车轮，张起风帆，直奔君士坦丁堡。拜占廷皇帝从未见过如此阵势，早已大惊失色，附首求和，并向奥列格献上一份丰厚的贡物。奥列格哪里肯就此罢休，胁迫皇帝签下屈辱和约。条约规定，罗斯王公使节、贵族和商人有权进驻君士坦丁堡，下榻圣玛蒙塔寺院并（按其身分）享受优惠待遇和特殊供应。罗斯商人还有进行免税贸易的权利。罗斯官员和商人在回国途中，拜占廷政府还要提供粮食和各种旅途用品。条约签订在 911 年。这一条约的签订使罗斯人尝到了强权外交的甜头。

奥列格因战绩斐然而被尊为“大公”。从拜占廷回来后，便命令手下人制定了一部《罗斯法令和法律》，把居民分成自由人和奴隶，自由人中又分富人和穷人，明令：抢劫富人财产的穷人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功成名就的奥列格，踌躇满志，终日饮酒作乐。一日，他突然想起自己那匹心爱的宝马，原来，这匹马曾一直陪伴主人驰骋疆场。只因一次，一位术士对他说：“大公，你将死于这匹宝马之上。”自那以后，奥列格便不再骑它，吩咐侍从好好饲养。弹指一算，时间已经过了四年，术士之话并未灵验，便差左右将宝马牵来，左右忙报马已老死。奥列格不禁生出惋惜之情，让侍从带他来到宝马遗骨旁。他看着那一堆白骨，不禁想起术士的话，大笑着说道：“我总不会死于这具骷髅之上吧？”谁知话音未落，骷髅中竟窜出一条七步蛇，照

着大公的大腿便是一口。大公终于不治身亡。

奥列格死后，按照世袭的传统，政权由已经长大成人的留里克之子伊戈尔继承。

公元 94 年，拜占廷帝国企图撕毁与奥列格订立的条约。伊戈尔闻讯便带领了一万只船远征君士坦丁堡，一路上对从博斯普鲁斯到巴佛拉果尼的海岸进行了劫掠，最终被“希腊火”（一种由易燃的特种混合物做成的喷射火）烧的焦头烂额，损兵折将，败退黑海 经刻赤返回基辅。过了三年 重整旗鼓的罗斯海军 又进行了第二次远征。对“希腊火”有所戒备的伊戈尔 害怕重蹈覆辙便与拜占廷言和，缔结了新的条约，条约规定拜占廷帝国继续保留雇佣罗斯亲兵的权利。帝国如遭到敌人的攻击，罗斯大公有派兵支援的义务。在双方进行商贸时，罗斯大公在派人前往君士坦丁堡时，应发给证明文书。使节和客商必须向拜占廷王室提交正式身分证明，才能受到合法保护。如果来人没有证明文书，拜占廷可随时将其逮捕，违抗者格杀勿论。在身分证明上，使节加盖金印，客商加盖银印。入城时 每次只准 50 人 身上不得携带武器 由帝国官吏护送。每人购买货物不得超过 50 个金币，所购买的名贵锦缎，须经帝国官员检查。所有罗斯商人不得在君士坦丁堡过冬。新条约对罗斯进行了种种限制。拜占廷用自己的先进武器——“希腊火”，迫使罗斯人不敢为所欲为。罗斯自奥列格开始的强权外交，受到了抵制。伊戈尔大公对外劫掠的势头被扼制住了。但对财富的追求，却使它欲罢不能。对外不成，就对内。伊戈尔把矛头转向了东斯拉夫人，加强索贡巡行。说到这里 看官会问 怎的蓦地冒出个“索贡巡行”？原来每年 11 月，伊戈尔便带着卫队到所属居民中去，挨家挨户征收贡品——毛皮、蜂蜜、蜂蜡。征收者见物就抢，见财就夺，谁若反抗就把他作为俘虏抓走。这种活动往往要持续整个冬季。人们管这种活动叫作“索贡巡行”。伊戈尔将抢夺来的财物 除了就地消费

和分给亲兵作酬劳外，大部分运回首都基辅供王府及亲属享受。多余的贡品，便在开春时由商队连同俘虏一并贩运到拜占廷出售。

公元 945 年，伊戈尔大公像往年一样带领着他的卫队，浩浩荡荡地向德列弗利安人居住的地方进发。途中，伊戈尔曾设想让他的家臣斯维涅尔特带领一部分亲兵先行，结果引出了亲兵们的不满。他们对伊戈尔大公报说：“斯维涅尔特已经有了足够的武器和财物，而我们还一无所有。”亲兵们请求道：“您还是和我们一起征收贡物吧，这将有损于您，也会有损于我们。”于是伊戈尔打消了原先的念头，与亲兵队一道前往。亲兵们把德列弗利安人的财物差不多劫掠一空，战车里满载着珍贵的紫貂皮、黑貂皮、蜂蜜、蜂蜡和其他贵重财物。伊戈尔看着这些东西，心中并不快乐，他认为这些东西，拿到拜占廷那里是值不了多少个金币的。便气哼哼地对德列弗利安人说：“你们等着吧，我还要回来的，这些东西是不够的。”德列弗利安人听了这话，气愤异常。德列弗利安首领马尔对众人说道：“兄弟们！豺狼如果有了来找牛羊的习惯，就会不断地再来，直到把牛羊吃光为止，除非把它杀掉。”大家奋起响应，拿起刀枪，跨上战马，追上了伊戈尔的巡行队伍，歼灭了亲兵队，杀死了口出狂言的伊戈尔。

伊戈尔的妻子奥丽加听到了丈夫的死讯，立刻带领亲兵，日夜兼程赶到德列弗利安人的首府伊斯科罗斯坦城下。德列弗利安人坚锁城门，顽强抵抗。奥丽加见久攻不下，于是心生一计。她向德列弗利安人宣称，她同伊戈尔不一样，她只向德列弗利安人索取一份微薄的贡品；只要每户人家交出三只鸽子和一对麻雀，就立即撤兵。德列弗利安人哪知是计，欣然同意，没两天便把这些飞禽交到亲兵手中。奥丽加下令让亲兵把收集到的鸟儿系上火绒，点燃后把它们放走。这些鸽子和麻雀拖着火焰飞回各户人家的房顶，当德列弗利安人看到漫天的火焰时，方知大事不好。熊熊的大火终于吞没

了德利弗利安人的家园。

这时期，基辅罗斯的版图大致形成了。分为京畿地区和边疆地区两大部分：基辅及其附近地方是京畿地区，直属基辅大公；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和远一些的地方被叫作边疆地区。到了伊戈尔和奥丽加的儿子斯维雅托斯拉夫成为基辅罗斯大公之后，国家的疆域又进一步扩大了。

斯维雅托斯拉夫是位骁勇善战、嗜好戎马生涯的大公，身着俭朴的白衣衫，左耳戴着个大耳环，须发削尽，只留一络长的额发，腰挂一把镞金弯刀，威武堂堂。他行军时步履轻捷如豹，饿了，便将牛马肉架在火堆上烤熟就餐。困了，身铺垫鞍的毡片，头枕马鞍，露宿原野。由于他身先士卒，视死如归，深得亲兵们的尊崇。一次征战中，斯维雅托斯拉夫的军队被重重包围，他对士兵们说：“我们不要玷辱罗斯国土，我们要把自己的尸骨留在这里，宁死不能投降。要是临阵脱逃，我们将会终生蒙受耻辱。我会走在你们前面，要是我战死了，那你们就好自为之吧。”战士们听了这话，齐声高喊道：“大公在哪里牺牲，我们就在哪里就义。”随后，跟着大公杀出了重围。

斯维雅托斯拉夫继位之后，首先把兵锋指向了第聂伯河以东的斯拉夫部落。在征服了奥卡河一带的维亚梯奇人后，攻占了哈扎尔人在顿河下游的要塞萨克尔，并将它改名为别拉雅维扎；洗劫了伏尔加河上保加尔人的首都保加尔城，迫使他们臣服于基辅罗斯。

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南下扩张，使得拜占廷感到了威胁。拜占廷皇帝尼基福·佛卡（963—969年）想出了一个一石双鸟的计谋。怂恿基辅罗斯与当时日益强大的保加利亚人交战，以使两败俱伤。他向斯维雅托斯拉夫赠送了1500百磅黄金，作为战争的补偿。

968年，斯维雅托斯拉夫率军侵入多瑙河下游的保加利亚（第一保加利亚王国）境内，占领保加利亚北部的大片土地和首都佩列雅斯拉维茨。佩列雅斯拉维茨与君士坦丁堡只一海之隔，斯维雅托

斯拉夫站在城堡望着海的那边得意地对手下人说：“我不想再回基辅了，我要永久地住在这里，这是我领土的中心。一切财富都将集中到这里来。希腊的黄金、生丝、水果、葡萄酒，匈牙利的牛羊和马匹，罗斯的毛皮、蜂蜜将让我们尽情享用。”

斯维雅托斯拉夫军队战马的嘶鸣声，使拜占廷人意识到，挑动罗斯与保加利亚交战计谋的失败，与罗斯的生死决战已迫在眉睫。皇帝尼基福·佛卡立即向斯维雅托斯拉夫发出通牒说：“拜占廷是保加利亚的保护者，罗斯军队必须撤出，否则兵戎相见。”

斯维雅托斯拉夫并不理睬，继续挺进。

拜占廷这边也紧锣密鼓地备战。当罗斯军队跨过多瑙河，占领了菲列普堡后，拜占廷新皇帝约翰·齐米斯希（969—976年）立即命令他的亲信瓦尔达·斯科里尔在阿卡迪奥堡布置重兵，阻挡罗斯军队。经过几天激战，拜占廷人攻入了佩列雅斯拉维茨城。斯维雅托斯拉夫与部分军队退守保加利亚王宫。约翰·齐米斯希下令向宫内投掷“希腊火”，宫内火焰四起。不得已，斯维雅托斯拉夫又率众躲入多罗斯托尔城。

拜占廷的船队沿多瑙河而上包围了多罗斯托尔城，堵住了罗斯军的后路，火攻罗斯船队。这时拜占廷的军队已增至10万，斯维雅托斯拉夫手下却只有6万多人，且缺少食物和后援。约翰·齐米斯希当得知斯维雅托斯拉夫拒绝议和后便发动了总攻。身穿轻便锁子甲、手执宽大盾牌的罗斯士兵击退了拜占廷人的一次次进攻。夜晚，罗斯亲兵在寒风瑟瑟中，焚化阵亡将士的尸体，杀死俘虏来祭奠战友的亡灵，向天神祈求帮助。拜占廷仗着强大的后援，将多罗斯托尔城围困了将近三个月。罗斯军队的人数由6万减少到2万。军事会议上，有人向斯维雅托斯拉夫建议：“与其死守，不如在夜间乘船从多瑙河逃走。”罗斯大公激动地说：“我们没有逃跑的习惯，不为胜利而生，便为光荣而死。”然而，援军始终没有出现。饥饿迫

使斯维雅托斯拉夫决定实行突围。当罗斯人冲出城门时，早有准备的拜占廷人在皇帝的指挥下，一拥而上，一时间乱石纷飞，刀劈剑砍。斯维雅托斯拉夫身负重伤，亲兵们扶他赶忙退回城中。眼看这仗是无法再打下去了，为保存实力，罗斯大公与拜占廷皇帝缔结了和约 同意放弃保加利亚 并开始撤离多罗斯托尔 乘船离去。谁知拜占廷已派快马通知了佩切涅格人。与罗斯人有世仇的佩切涅格人埋伏在第聂伯河险滩，对斯维雅托斯拉夫军队进行了伏击，结果，大公阵亡，他的头骨成了佩切涅格人酋长的饮酒器。

斯维雅托斯拉夫的失败，标志着基辅罗斯向南扩张的结束。大公的死，却使其三个儿子为争夺最高权利而兵戎相见、血刃相残。长子雅罗波尔克杀死了奥列格。雅罗波尔克又被弟弟弗拉基米尔杀死。原来占据诺夫哥罗德城的弗拉基米尔（930—1015年）接管了罗斯的权力。然而，持续 8 年的内战削弱了罗斯的国力，叛乱时有发生。弗拉基米尔执政的第一步就是平定了维亚吉奇人、拉迪米奇人、霍尔瓦特人的反抗，重新将东斯拉夫人的大部分地区统一在自己的权力之下。第二步是防犯杀死其父亲的佩切涅格人的侵扰。在第聂伯河左岸地区建筑了一系列防卫工事。在苏拉河沿岸建立了一道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屹立在罗斯和游牧部落的交界线上达 200 年之久。由城堡、要塞和信号塔等组成的防卫体系，有效地阻止了佩切涅格人的入侵。防线内的罗斯人得以安居乐业，人们称颂弗拉基米尔大公为“红太阳”。

弗拉基米尔吸取了父亲失败的教训，不向南扩张而向西开拓疆域。从波兰人手中夺回了普热米什尔和契尔文城，征服了布格河流域的雅特维格人后又打败了匈牙利人，把尼门河中游和西布格河之间的土地纳入自己的版图。

这一年，拜占廷帝国发生了瓦尔达·佛卡暴动，保加利亚人则乘势发兵进攻。皇帝瓦西里二世（976—1025年）处境危险，被迫向

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求援，答应事成之后将自己的妹妹安娜许配给弗拉基米尔，条件是接受基督教。弗拉基米尔思量之后，觉得可以接受。他知道基督教主张政教合一，皇帝也是最高宗教首脑，这种宗教的推行对加强自己的权力十分有利。弗拉基米尔便派出 6000 亲兵驰援君士坦丁堡，帮助瓦西里二世镇压了瓦尔达·佛卡的叛乱。叛乱被平息了，然而拜占廷皇帝却不想履行自己的诺言，找借口，推迟婚期。弗拉基米尔一看皇帝要食言，便率兵攻占了克里米亚的拜占廷城市赫尔松涅斯。瓦西里二世见势不妙被迫将其妹安娜嫁与罗斯大公，在赫尔松涅斯举行了婚礼，并对弗拉基米尔及其随行人员施行了洗礼。

弗拉基米尔带着新嫁娘回到了罗斯，同时也带回了一个基督铜像、两个神堂和一驾铜制马车，让大家礼拜。他下令废除多神教，毁掉图腾和偶像，把泊伦神、雷神、战神和武器神（是受斯拉夫人普遍信仰的神）抛入第聂伯河，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强迫基辅市民在第聂河畔接受希腊牧师的洗礼。接着，罗斯各地城乡居民也纷纷受洗，皈依了基督教。弗拉基米尔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拿出自己财产的十分之一，在基辅修建了罗斯第一座石砌结构的房屋——什一教堂，以此设置了基辅大主教区。随后，诺夫哥罗德、契尔尼哥夫、波洛茨克、佩列雅斯拉夫尔、苏兹达尔等城市也纷纷建立起主教区。罗斯的基督教虽属希腊正教派，可是做礼拜不用希腊语，圣经和祈祷文已由斯拉夫圣徒基金尔和美多德译成了罗斯语了。

弗拉基米尔一生做了几件大事后便撒手人寰。留下 12 个儿子。这些孩子同父而异母，为争夺大公宝座，豆萁相煎，血染宫廷。长子斯维雅托波克生性残忍，他将鲍里斯、斯维雅托斯拉夫和格列布（拜占廷公主安娜之子）一一杀害后，便把矛头对准诺夫哥罗德城的雅罗斯拉夫。雅罗斯拉夫赶忙与手下商议，宣布与基辅大公断绝关系，组成 4000 人的民兵队向基辅进发。斯维雅托波克认为雅

罗斯拉夫是在找死，立即派兵迎击，企图以多胜少。雅罗斯拉夫声东击西，施以调虎离山计，乘长兄后防空虚，突入城中，占领基辅。斯维雅托波克逃到波兰后，向他的岳父勇者鲍列斯瓦夫求援。1018年，斯维雅托波克带着一支由德国人、匈牙利人和佩切涅格人组成的雇佣军返回罗斯，在布格河畔与雅罗斯拉夫发生激战，结果雅罗斯拉夫不敌其兄，带着四个亲兵败逃诺夫哥罗德。然而，雇佣军自恃作战有功，四处劫掠，惹怒了罗斯民众，纷纷揭竿而起，雇佣军人生地不熟，处处挨打，狼狈逃遁，作鸟兽散。斯维雅托波克失去雇佣军的支持，很快便被雅罗斯拉夫打败，只身逃到佩切涅格人那里。雅罗斯拉夫乘胜追击，斯维雅托波克最后在逃跑中被击毙。

然而内争并未就此结束，雅罗斯拉夫另一兄弟姆斯季斯拉夫·弗拉基米罗维奇居特姆拉达堪城与他分庭抗礼。已厌倦了战争的雅罗斯拉夫便与兄弟举行会晤，商定以第聂伯河为界，分国而治，雅罗斯拉夫以诺夫哥罗德为都，姆斯季斯拉夫则辖从契尔尼哥夫到佩列雅斯拉夫的第聂伯河的左岸土地。两人相安无事。不久，姆斯季斯拉夫病故无嗣，全部土地都归雅罗斯拉夫所有，他成了罗斯土地上的独裁者。

雅罗斯拉夫人称“智者”。在他执政时，基辅建造了一座有13个圆屋顶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和举世闻名的彼彻尔斯基修道院，编写了第一部俄罗斯的编年史和俄罗斯最早的一部法典《雅罗斯拉夫法典》，他娶瑞典国王奥拉夫的女儿茵姬海德为妻，成了欧洲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1054年，雅罗斯拉夫病逝，基辅罗斯渐渐陷入分裂和混战的局面。

正是：

持矛事远征，  
只为扩城池。

欲知基辅罗斯毕竟怎样，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基辅罗斯渐衰弱 苏兹达尔方强盛

创业艰难守更难 国统中断实遗憾，  
天道有常亦无常 野心不解家难还。

话说“智者”雅罗斯拉夫临终前担心自己死后，子孙会效仿先人互相攻伐，争权夺势。便把 5 个儿子和一个孙子罗斯季斯拉夫——先于他去世的长子弗拉基米尔的儿子，叫到病榻前对他们语重心长地说道：“我将我的基辅王位交给我的长子、你们的兄长依兹雅斯拉夫，你们要听从他的话，像听我的话那样，让他来代替我吧！”然后，把长子叫到跟前，让他在床前跪下，说道：“如果一个弟兄欺侮另一个弟兄，你要帮助被欺侮的。”

父王死后，弟兄们按照遗嘱分配了领地。长子依兹雅斯拉夫占有基辅和诺夫哥罗德。次子斯维雅托斯拉夫得到第聂伯河支流和杰斯纳河所属地区、契尔尼哥夫以及和它接壤的沿奥卡河的穆罗姆—梁赞边区和在遥远的亚速海的原拜占廷移民区塔玛塔尔赫建立的罗斯移民区特穆托罗干。三子弗谢沃洛德占有罗斯的佩列雅斯拉夫尔，除了这个较小的、处在边境的领地以外，还得到在地

理上和它隔离的、伏尔加河上游的苏兹达尔和白湖的边区。老四维契斯拉夫居斯摩棱斯克，小儿子分到西布格河支流卢加河上的弗拉基米尔城。成了孤儿的侄子从叔父们那里只得到了处于佩列雅斯拉夫尔王公弗谢沃洛德的领地中间的遥远的罗斯托夫边区，虽然他的父亲生前曾是诺夫哥罗德大公。显然，雅罗斯拉夫如此分配是有过一番考虑的 年龄愈长 得到的地区就愈好、愈富。当时的基辅已经是罗斯的商业中心，全罗斯最富的城市，拥有 400 所教堂和 8 个市场，可与拜占廷的君士坦丁堡相媲美。仅次于基辅的是次子所得到的契尔尼哥夫。雅罗斯拉夫希望几个兄弟和睦相处，共同辅佐长子治理国家，按年龄大小先后执政。他对最疼爱的三儿子说道：“如果上帝使你能在你的哥哥们死后合法地取得我的王位，而不是用武力取得，那么将来你死的时候，让人把你安放在我将要去安息的地方 在我的棺材旁边。”

然而，事与愿违。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走了样。1057 年，雅罗斯拉夫的第 4 个儿子斯摩棱斯克大公维契斯拉夫死了，留下一个儿子。三个兄弟就把老五从弗拉基米尔城调到斯摩棱斯克，大侄子罗斯季斯拉夫也就随之升迁。过了三年，老五又死了，也留下几个儿子。这回三个兄弟却没有让大侄子搬到斯摩棱斯克。罗斯季斯拉夫认为这明摆着是在合伙欺负他，一气之下，跑到特穆托罗干去募集力量，准备报复。

现在就剩三兄弟来分治罗斯了。两个弟弟以长兄不公平地对待几个死去父亲的侄儿，不把他们父亲的领地分给他们为由，将依兹雅斯拉夫撵出了基辅。契尔尼哥夫王公斯维雅托斯拉夫进驻基辅，而弗谢沃洛德则从佩列雅斯拉夫尔迁居到契尔尼哥夫。过了几年，斯维雅托斯拉夫死了，也留下几个儿子；弗谢沃洛德就理所当然地从契尔尼哥夫转到了基辅来。但是不久依兹雅斯拉夫靠了波兰的帮助回到了罗斯。于是弗谢沃洛德不情愿地让出了基辅回到了

契尔尼哥夫。分配不到领地的侄儿们便诉诸武力。刚坐王位没多久的依兹雅斯拉夫在与侄子们的争斗中阵亡。于是弗谢沃洛德成了雅罗斯拉夫唯一的继承人，但五年之后就死了。罗斯开始由雅罗斯拉夫的孙子们统治，堂兄们不想像叔叔们那样的争来斗去，而是希望彼此能和平解决矛盾，避免内讧。109年在柳别奇召开会议，决定：“每个王公可以世袭占有自己的领地。”依兹雅斯拉夫的儿子斯维雅托波尔克占有基辅，斯维雅托斯拉夫的儿子奥列格和他的几个弟弟共同治理契尔尼哥夫，弗谢沃洛德的儿子莫诺玛赫顺理成章地成了佩列雅斯拉夫尔的王公。从这以后，随着雅罗斯拉夫族的分裂成许多支系，每一个支系愈益固守在雅罗斯拉夫的各个儿子最初所占有的领地内。这些领地成为各个王公的世袭领地。只有基辅没有成为世袭领地，由长位者轮流坐庄。这种轮流坐庄，又时时地动摇着世袭制，给世袭的作法带来很多麻烦。1139年，契尔尼哥夫王公弗谢沃洛德·奥列格维奇来到基辅，成为基辅王公，便通知莫诺马赫的一个儿子，可以从佩列雅斯拉夫尔调到库尔斯克，可是这人却回答说：“我宁可死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上，也不愿去当库尔斯克王公：我的父亲不是住在库尔斯克，而是住在佩列雅斯拉夫尔的。我要死在世袭领地上。”

诺夫哥罗德通常是由基辅大公的长子或另一个近系管辖的。在基辅大公经常更换的情况下，诺夫哥罗德的王公也经常更换。曾在短短的50年中更换过6个王公，这种更换引起了城市行政管理的很多不便。于是，诺夫哥罗德人开始考虑，怎样替自己安置一个固定的王公。诺城市民们选派使者去基辅对大公说：“诺夫哥罗德人派我们来，要我们告诉你：不要再来管我们了，不要再给我们派人来，如果你的儿子有两个头，那么你把他派到诺夫哥罗德来吧，我们会帮你把它砍掉的。”基辅大公自此失去了对诺夫哥罗德的控制。

不是每个王公的子孙都能成为世袭领地的主人，对于那些祖父在世时就已死去父亲而早孤的王公，年长的亲属就把他们划出去，成了失去地位的王公。因对叔叔们不满而出走的雅罗斯拉夫长孙罗斯季斯拉夫的儿子沃洛达尔和瓦西里科就是这样，他们没有参加世袭领地的分配，成为一无所有的王公。为了生存，他们利用雇佣军从波兰夺取了几个城市，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公国。

随着诺夫哥罗德的分庭抗礼和一些小的独立公国的出现，到了 12 世纪 基辅罗斯名存实亡 分裂成一些彼此独立的地区 契尔尼哥夫王公中的最小兄弟雅罗斯拉夫·斯维雅托斯拉维奇取得的穆罗姆—梁赞公国，归属于雅罗斯拉夫的孙子斯维雅托波尔克·依兹雅斯拉维奇的图罗夫—平斯克公国、莫诺马赫家族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契尔尼哥夫公国、佩列雅斯拉夫尔公国、加利奇—沃伦公国、波洛茨克—明斯克公国、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克公国、特穆塔拉干公国、基辅公国、诺夫哥罗德共和国等。

基辅罗斯荒芜败落了。王公忙于互相攻伐而无力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在这种侵扰中受害最深的是那些没有城墙掩护的边境农民（斯美尔德），波洛夫齐人用箭射杀耕田的农人，抢走耕田的马匹，然后进村，抢走农民的妻子、儿女及一切财物，烧毁房屋和粮仓。于是，与草原毗邻地区的斯美尔德们纷纷背井离乡，从前放牧马群、羊群和牛群的田野，如今是一片荒凉，庄稼地里野草丛生，成了野兽的巢穴。

连年的征战把王公们锻炼得个个都骁勇好战。莫诺玛赫后裔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很快便显露头角。他常在酣战之中奋不顾身，单枪匹马深入险境，甚至连头盔打落都毫不在乎。然而，尽管他作战时勇不可挡，却并不喜欢战争，也没有他父亲对基辅的那种狂热，他对罗斯众城之母以及对整个罗斯毫无兴致。115 年父亲尤

里·多尔果鲁基（莫诺玛赫之子）被依兹雅斯拉夫打败，老泪纵横，说死也不愿离开基辅。这时秋天已经来临。安德烈劝他的父亲，说道：“父亲啊，我们在此已无事可作，还是趁天还没凉下来快走吧。”

1154年依兹雅斯拉夫死后，尤里才坐定了基辅大公的位子。尤里把最疼爱的儿子安德烈留在身边，安置在靠近基辅的维什哥罗德。可是安德烈并不喜欢呆在南方。他目睹兄弟侄子以至整个宗族的混乱状况，看到人人都在凯觐基辅大公国，刀枪相向，永无休止。公国悉尽荒芜，人烟稀少；波洛夫齐人又自草原进犯，杀人劫物……对这一切，安德烈心中似在滴血。他决心不辞而别，返回故乡罗斯托夫和苏兹达尔。他走的时候，从维什哥罗德带走了一座来自希腊的圣母显圣像，（这个圣像后来成了苏兹达尔地区的主要圣物——弗拉基米尔圣物）以示其不好武功而求神宠。

尤里死后，基辅公位经过几个王公，最后落到了尤里劲敌的儿子，安德烈的远房侄子沃伦的姆斯季斯拉夫·依兹雅斯拉维奇的手中，安德烈认为自己是长系，很不服气，派遣儿子率领苏兹达尔招募的亲兵队南下讨伐，许多不满姆斯季斯拉夫的王公也出兵前来会师，将基辅城洗劫一空，连僧侣妇孺都无一幸免。安德烈虽以大军攻下基辅，却并未到基辅来当大公。他把基辅让给了弟弟格列布。安德烈儿子辅佐叔父在基辅即位之后，便班师回乡，向父亲报命去了。

在格列布死后，安德烈就把基辅地区给了他住在斯摩棱斯克的几个侄子。长侄罗曼登上了基辅公位，罗曼的两个弟弟达维德和姆斯季斯拉夫被安置在附近的城市里。安德烈自封大公，但却仍住在北方苏兹达尔。他把苏兹达尔看成是自己的固定的私人财产。他在克利亚兹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城大兴土木，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圣母升天大教堂，一座美妙绝伦的圣母金顶楼阁，把自己从维什哥罗德带来的圣母显灵神像安放其中。他笃信上帝，在领地内修了